

往事情怀

军营里的老槐树

文/魏益君

营房后那棵老槐树，算来已逾甲子。其名取自当年老团长手书的“铁血常青”，字面上看，既寓意虽岁月流转但军魂不灭，也可理解为时光飞逝、人来人往，然精神永驻。每年“八一”建军节，我都会故地重访，站在树下，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开花的年岁。

老槐树是1958年建营时栽下的，历经三代官兵浇灌，方成今日这般挺拔。记得当年老班长说过，这棵树就像连队的老兵，不言不语却见证着一切。老团长从朝鲜战场归来后，亲手种下此树，为的是让战士们有个纳凉读书的去处。那时的树苗不过手腕粗细，谁能想到今日已需两人合抱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部队整编，营区几经变迁，老槐树却始终屹立。记得有一年发洪水，营区被淹了近1米深，老槐树的树干上至今还留着水淹的痕迹。那年全连官兵轮流值守，用沙袋在树周围筑起防护墙，硬是保住了这棵“活化石”。21世纪初，这里改建为国防教育基地，老槐树被精心保护，愈发枝繁叶茂。虽然树干内部已经中空，却依然顽强地生长着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老槐树，是在新兵连结束的那个夏夜。月光如水，树影婆娑，我们这些刚完成三个月集训的新兵，既兴奋又忐忑。那次全连集合在树下听指导员讲话，我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小子，对树干上班驳的弹痕和刻痕浑然不觉，心里满是即将下连队的忐忑。直到听见老班长讲述这棵树的故事——树身上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，是历年比武优胜者留下的印记；而那个醒目的弹孔，则是当年实弹演习时流弹所伤。这让我肃然起敬，忍不住伸手抚摸那些岁月的痕迹。老班长说，每个痕迹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就像军人身上的伤疤，都是荣誉的勋章。

刻进记忆的还有树下那片训练场。方寸之地，却承载了无数汗水与呐喊。记得第一次跑五公里时，我在最后一圈几乎要放弃，班长指着老槐树说：“看见那棵树没有？它站了六十年，你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？”这句话让我咬牙冲过了终点。连队的老文书用他那台老相机，为我们班拍下了在槐树下的合影。在这张泛黄的照片上，我们身着作训服，胶鞋上沾满尘土，脸上还带着训练后的红晕，那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。

在部队那些年，老槐树是每日必经之地。清晨出操时，树梢上总停着几只麻雀，叽叽喳喳地叫着；正午时分，树荫下常能看到三三两两的战友捧着家书细读；傍晚训练结束，树下的石凳总是最先被占满。记得有年冬天特别冷，老槐树的枝条上挂满了冰凌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美得让人忘记训练的疲惫。

如今站在树下，闭上眼睛，仍能听见当年的口号声，还有那首永远唱不够的《战友还记得吗》。这棵树教会我的，不仅是坚持与守望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。

小时候，我常常趴在厨房的门框上，看母亲做饭。母亲系着一条褪了色的蓝布围裙，切菜的动作干脆利落，刀落在砧板上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。那时的厨房很小，窗户上结着水汽，阳光透进来，把

母亲的身影拉得很长。她总是一边忙活，一边和我说话，声音混着锅铲的碰撞声，格外温暖。

母亲的手很巧。她能把最普通的食材变成美味佳肴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发烧没胃口，母亲用白萝卜切成薄片，在清汤里煮得透明，撒上几粒葱花。那碗汤清甜爽口，我竟一口气喝了两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其实是一道很考究的菜。母亲没上过烹饪学校，却能把家常菜做出不寻常的味道。

有一年母亲节，我起得比平时早。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，想给母亲做一顿早餐。打开冰箱才发现，原来准备一顿饭要考虑这么多事情。我笨拙地打着鸡蛋，油锅里的油溅得到处都是。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，她没说话，只是接过我手中的锅铲，三两下就把乱糟糟的灶台收拾得井井有条。

我们并肩站在厨房里，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，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。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影子比我矮了一截，她的背有些驼了，头发里夹着银丝。原来在我注意的时候，时光已经悄悄改变了母亲的模样。

母亲教我怎样掌握火候，怎样判断盐的多少。她说做饭和做人一样，要懂得掌握分

七月的风裹着暑气漫过窗台时，味蕾总会泛起对老家丝瓜的馋意。爱人像是读懂了这份乡愁，某个周末清晨，网购的丝瓜便带着新鲜的露水叩响家门。翡翠般的瓜身泛着柔光，恍惚间，竟与记忆里那架丝瓜藤上垂下的果实重叠。

在老家的村子里，老屋门前蜿蜒的水沟潺潺流淌，再往前，便是一口水井与池塘相依相伴。得天独厚的水土，让门前成了天然的菜园。母亲自然不会辜负这份馈赠，春雨刚洗净屋檐，她就翻出晒干的丝瓜种，扛着锄头走向水沟旁。

彼时的渠水清澈见底，铁锄破开湿润的泥土，偶尔惊起几条扭动的蚯蚓。母亲边挖边念叨：“丝瓜就爱这潮乎乎的地儿。”她的动作麻利又娴熟，不多时，十来个土坑便在水沟边整齐列队。挑出最饱满的种子埋进土里，再从沟渠舀来清水浇灌。路过的乡亲总会驻足赞叹：“这地儿种瓜，年年吃不完！”

待丝瓜苗抽出藤蔓，母亲便唤我和弟弟搬出竹竿。她将竹竿深深扎进泥土，再用麻绳牢牢捆成“人”字形。“架子得扎实些，不然大风一刮就散咯！”她一边叮嘱，一边将每道绳结都勒得紧实。春风拂过，新搭的竹架稳稳伫立，而那些嫩绿的卷须，早已迫不及待地缠上

生活随笔

母亲的厨房

文/罗依衣

寸。太咸了没法吃，太淡了没味道。我听着，突然明白这些年来母亲在厨房里教给我的，远不止是如何做饭。

现在的厨房比以前宽敞多了，设备也先进。但母亲还是喜欢用那口

老铁锅，说用惯了的锅炒菜香。她站在灶台前的样子和二十年前没什么不同，只是动作慢了些，有时候会忘记关火。

我给母亲买了一套新厨具。她嘴上说着浪费，眼睛却亮亮的。下午我们一起包饺子，母亲擀皮，我包馅。面粉沾在她脸上，我伸手帮她擦掉，触到她眼角的皱纹，像摸到了一本厚重的书。

厨房的窗台上摆着一盆母亲养的薄荷，青翠欲滴。母亲摘了几片放进饺子汤里，顿时清香四溢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句话：“十步之内，必有花香。”原来最动人的芬芳不在远方，就在母亲的厨房里。



昨日重现

丝瓜花开

文/吴继宏

竹节，向着天空奋力攀爬。

盛夏时节，丝瓜藤爬满整个架子，金灿灿的花朵缀满绿幕。“天热，可别让它们渴着。”夕阳西下时，母亲在厨房忙碌，便打发我和弟弟去浇水。我俩赤脚跨在水沟两侧，各守

一段藤蔓，举着水瓢比赛谁浇得快。水花四溅中，丝瓜藤喝饱了水，我们的衣衫也被泼得透湿，却仍笑闹着不肯停手。

当知了在树梢叫得力竭，丝瓜便成了餐桌上的常客。牙口不好的爷爷最爱喝丝瓜汤，总笑着把摘瓜的任务交给我和弟弟：“你们眼尖，专挑嫩的摘！”我们便像寻宝般在藤蔓间穿梭，有些藏得太深的丝瓜，就随它自然老去。等秋风染黄藤叶，母亲便将老丝瓜摘下，剥去褐皮，抖出种子晒干封存，留下的丝瓜瓢则成了洗碗、搓澡的神器。

如今，爷爷奶奶已长眠，老屋门前的土路也变成了水泥公路，那架缠绕着欢声笑语的丝瓜藤早已消失不见。唯有每年盛夏，记忆里的绿蔓黄花便会悄然浮现。那摇曳的花影里，藏着最温暖的人间烟火，也藏着平凡岁月里最安稳的幸福。

风铃版投稿邮箱

lybdx1862@163.com